
剩

言

剩言卷之四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四

論語記夫子無意而大學言誠意意固有二耶若云無二又何矛盾也曰誠者純一無僞之謂也試看此中純一無僞時直是赤灑灑白淨淨不夾襍些子尚有一意否然則誠意亦只是完個無意之本體而已固非誠意之外

另有個無意亦非由誠意而造於無意之謂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處全在遂字遂者無安排無等待之義所謂第一念是也纔有安排纔有等待便屬第二念種種思慮種種情識百出而紛起矣又安能遂通哉

易稱何慮孟云不慮而大學乃曰慮而後能得將無矛盾乎曰彼所謂慮朋從紛紜之慮也

此所謂慮定靜安止之慮也惟朋從紛紜之
慮盡而後定靜安止之慮生

不遷怒不貳過直與太虛同體莊子所謂虛而
一是也虛而一三字可作兩語疏義

朱子明明德註有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似
不無沾滯然却是學人下手真口訣其言曰
但爲氣禀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
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此未嘗息者卽孟

子所謂平旦之幾希陽明所謂良知養生家所謂活子時千聖密諦實在於此若曰何不向未發中尋求恐是上根不思不勉境地未可爲中知人道也

邵子云人之爲道至於鬼神不能窺測處斯爲至矣然鬼神不能窺處何在喜怒哀樂之未發是矣學者誠能致中致和去知去故適如其未發之體此中自然空空洞洞鬼神烏能

窺之

未發已發不當分看陽明諸公辨之詳矣予謂分看病在以時言耳譬如草木根荄花萼是二非一然不可謂根荄是一時花萼又一時也是故離却未發更無已發離却已發更無未發猶云靜中有動非離靜而有所謂動也動中有靜非離動而有所謂靜也玩本文之字歷歷分曉

涇陽先生謂克己之己對禮而言也由己之己對人而言也其說固自明快愚謂有一對禮之己又有一對人之己將無葛藤夫人心道心原不是二形色天性總只是一陰符經云天之至私而用之至公佛說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可悟兩己字之義也引追釋以亂聖經又以恭此爲之罪人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原不是保此血肉軀殼而已此身合內合外精言之則不見不動超乎

象帝之先廣言之則發育峻極包乎天地之外試觀中庸之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其修凝也何其容所謂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其證驗也何其大而結之以明哲保身則身之爲身保之爲保亦可以悟矣

道家說身心甚精微其說曰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自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

有中之眞無也皆進一層說可補吾儒修身
正心之旨
樂亦在其中矣此樂與七情之樂同否曰七情
之樂緣物而起因境而生此樂不因境生不
緣物起卽常寂常惺常活常潑那一靈眞體
便是所謂樂亦姑指其快足光景如是耳何
樂之可言耶
子絕四當是掃空絕跡滌除無餘謂之無可也

而記者以毋字當之此與克伐怨欲不行者
何以異豈記者之偶踈耶抑别有觧耶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只描寫得他一個太虛本
體至太極中有不與俱絕者存畢竟描寫不
出微哉微哉知者何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此方是
泯然無復可見之跡方是藏神處沒踪跡方
與舜之居深山同一境界非聖之至者其孰

能之

孔子之於顔淵也哭之慟而不以爲過子夏之於子也喪其明而至以貽譏此何以故子夏在情愛上起念夫子從性道中起念其源頭不同耳

何時打破這敬字人以爲東坡譏伊川語也殊不然此正東坡超乘而上語伊川之主敬。是戰戰兢兢工夫。東坡之打破敬字。是活活潑

潑境界。合觀之乃見其妙

或問張子厚二十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甚矣其難哉予謂恭而安却有個所以恭而安者在孟子所謂根於心生於色睟然見於面盎於背盎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纔有心去學個恭而安早不得恭矣又況安耶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惡謂兩人之惡惡特惡其惡耳原非惡其人也夫且不着人我想又豈

著新故想

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此固回賜品地之分然分處不獨在十與二也即所謂聞一自不相同若賜也果能聞一則巳當下悟去矣又何止於知二耶

有緣物而起者情識也有超物而湛者性靈也情識則有起有滅性靈則無無脉無無明

夫子嘗稱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又語子張以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云云此豈欲從聞見上用功哉只因世人一向馳逐聞見故將錯就錯於中指點出個擇識闕愼來使其反而求之自心耳擇是誰去擇識是誰去識闕愼是誰去闕愼至此則全不憑那聞見了

此道一落見聞便有扞隔旣有扞隔便生厭倦惟默而識之者契悟在象帝之先涵養在綿

存之際其悠然會心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何厭倦之有

悟得十分不如修得一分修到一分自然悟到十分

今人輙言了悟若謂一悟便了者不知這個物事既悟乃見其難愈悟愈乃見其難耳

學中知行雖曰知先而行後其實行到知方到愈行則愈知亦可以曰行先而知後

所貴乎參悟者以庶幾修持之不一也不修則
何以悟爲所貴乎修持者以庶幾參悟之不
虛也不悟則何以修爲
此事在愚夫愚婦不難於行難於聞在聰明賢
知不難於聞難於行何也愚夫愚婦之緣業
少而聰明賢知之沾帶多也
知行二字原分析不得謂知先行後固失之鹵
莽謂知行並進亦未免混紊譬如飲食是行

知其味之酸醎甘苦是知可云知味在先飲食在後耶然酸醎甘苦即在飲食之中非判然兩截物也又可云飲食與知味並進耶

論語孟子是孔孟當日幾個經驗藥方耳皆因病而加減一毫執着不得我輩若於言下不察其脉理審其症候而徒按定本爲刀圭終亦不得力在

或問孟子知言養氣養氣是切身工夫知言却

似照管他人藏否於巳何益而孟子先知言而後養氣何也曰養氣之爲切身工夫固也然當時處士橫議詖淫邪遁之詞盈天下者非胸中歷歷勘得破辨得眞則浸淫衍溢未有不至於眩瞀狂惑者惟其出口入耳之際即有心開膽破之神是故中常有主守常不亂而至大至剛之體可以直養而無害然則知言正養氣之得力處猶之正心誠意之必

先致知格物也豈學問之末務哉

孟子闢楊墨目之爲邪說爲淫詞爲無父無君可謂不遺餘力矣而孔子於佛老有猶龍之歎西極化人之稱獨微見其意於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語而亦未嘗顯指其爲佛老若不深詆焉者何也曰孔子之道大孟子之學嚴大故無所不茹嚴故無所不閑是故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善學孔子者莫如孟

子

爲聖爲賢自是出世丈夫事豈腐儒之所能爲

有絕世之識有絕世之才有絕世之勇方纔

研究得出承擔得下不然其不爲俗緣汨沒

異端牽引者鮮矣而世一切以裒衣大帶徐

行緩步者當之不亦謬乎

孔子轍環列國席不暇煖雖未嘗有忘世之心

却不專爲行道而出觀其言曰道之不行已

知之矣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夫子分明爲此一件大事而出彼其身歷七十二邦遍觀在位之公卿大夫與夫在野之異人高士皇皇汲汲庶幾一遇其人而與之故其過武城而詢子游也曰汝得人焉爾乎非但與其得人以自輔也聞楚歌而欲與之言也非但與其出身以共濟也同時惟儀封

人知其不必在行道故其出語二三子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後世惟司馬遷知其不必求行道故其作世家於自周反魯之後曰弟子稍益進於去齊反魯之後曰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於適宋曰與其弟子習禮樹下云云則兩人亦夫子知已哉世徒見其不仕無義斯人爲徒之語以爲夫子之棲棲皇皇凡以爲求用計

也不亦小之乎視夫子也哉

剩言卷之四終

剩言卷之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五

記癸丑初釋褐謁見薛天谷座師師曰諸君從此離却秀才家風矣孟子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且勸諸君不失秀才之心旨哉言乎蓋做秀才時於義理上探討得明白於勢利中尚未沾染故其心事皎然如鏡光之未出於匣

泠然如原泉之未出於山即謂之赤子之心亦可今去其時十年所矣知昏於得喪而情熱於周旋其有負於師訓實多追憶斯言可勝汗泚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固也然伊尹之志非顏子不能志顏子之學非伊尹不能學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洵千秋知己哉

我輩講求性命建樹功業此心未嘗不自信得過而謗議叢生彈射突起皆是上天以此檢驗我輩處試寘心而自思之我雖講究性命果能直下承當乎抑猶口角游譚乎果能透徹無始乎抑猶依傍名理乎如是則斥我爲僞學指我爲假借皆無足怪者能於此中更有省悟方是出世眞丈夫我雖建樹功業果出胸中成算乎抑猶偶然揣合乎果從性命

做出乎抑猶血氣用事乎如是則目我爲因人成事斥我爲喜事貪功皆無足怪者能於此中更有懲創方是用世眞豪傑

功名與富貴孰重世人富貴之念偏重而功名之念反輕何也生死與功名孰急世人功名之念偏急而生死之念反緩又何也亦不思之甚耳

讀書作人建功立業必先有主宰於胸中乃克

有濟所謂欛柄在手也然晰理不精見道未徹而自以爲主宰是又爲成心爲偏見其害可勝道哉

惟聖達節惟賢守節雖然有不能守節而能達節者乎有不能達節而能守節者乎

莫尊於君莫親於子可尊可親故曰君子不受役於小體是謂大君不受役於人欲是謂天君能不虧其性是謂天之肖子能不虧其身

是謂人之孝子爲大君爲天君爲肖子爲孝子故曰君子

凡情勝處不患情之不足而患不足於禮凡禮勝處不患禮之不足而患不足於情惟禮可以維情之窮情可以解禮之縛

無親無踈自然不孤此八字可作德不孤必有隣疏義

處通顯而無驕穉盈滿之態當困窮而無憔瘁

可憐之色聞謗訕而無拂欝不平之氣此其人非有得於涵養必有志於大事不得以尋常之品目之

人只知富貴通顯爲我展布之會不知貧窮寂莫亦我發抒之時葢宇宙間事有非富貴不能做者亦有非貧賤不能做者非獨素位之行宜爾也

學者喫一分虧苦便長一分學問喫十分虧苦

便長十分學問譬之金錫入火愈煉愈精但恐學者不能於此中理會則不免當面錯過耳豈不可惜

困窮拂鬱之境正天之所以磨煉英雄富貴逸樂之場亦天之所以玩弄豪傑能於此際立得脚跟定方不是當場傀儡

君子坦蕩蕩從戰戰競競中來小人長戚戚從泄泄沓沓中出

天下無一人可欺者亦無一人受我欺者所欺者君子耶我之肺肝固彼所立見所欺者小人耶我之伎倆亦彼所素工

世間最能畀瑣人者莫如婦人女子最能銷融人者莫如達官貴人若能以對達官貴人之心對婦人女子則安往而不恭敬

爲善而人不知謂之陰德爲不善而人不知謂之陰賊吾輩縱不能爲陰德可更作陰賊耶

害人而人亦我害賊人而人亦我賊現受之孽報可喜也害人而人不我覺賊人而人不我知未受之孽報可懼也愼之哉

能割人難割之情方全得眞情能忍人難忍之氣方養得正氣予舊書此以自儆云

閨閫之內與其以和易勝無寧以嚴肅勝堂簾之上與其以嚴肅勝無寧以和易勝

周元公云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愚謂理處即是和處雖微有先後其實無先後之岐

一菴禪師云六經即一經也一經即一句也一句即非句也求其非句了不可得讀書者當作如是觀有問陽明良知之學於耿楚侗先生者先生曰此未可向書冊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驗始得上論古今人者當作如是觀

吾輩評論古人不能虛心平氣而但以巳之意見浸爲雌黄即此便是作好作惡便是拂人之性

古人行事有在今日見其不然而在當日實然者有始初若不然而究竟實然者有故爲然而中實不然者有心欲然而實迹不當然者毫芒錙銖之閒皆有一段深心可以質天地可以泣鬼神而獨不可以告眼看一尺之豎

儒吾輩評論須是論其世稽其勢察其精神
心術之所在不得莽莽騰其口頰也
輕信人之所長者畢竟是長厚之君子輕信人
之所短者畢竟是猜忌之小人
侯司徒覇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覇遣子
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荅之昱曰家君
欲與公結友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
吾未之許也夫覇與仲回既往來何嘗不交

友哉然覇之欲與結交仲回之末之遠許交
友之義故可想矣今人何易言之
奬借後進固士大夫盛德事然推人正自難。
孫與公作庾公誄多托寄之詞以示公子道恩
道恩慨然復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與公之誄本以希榮翻以見辱亦足爲妄附
者戒矣然庾公有子如此眞稱無忝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有味乎謝公之言也非獨

絕累亦以遠嫌

顔峻起大宅父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薫灼中忽下此嚴冷語使人心骨都竦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黄金飾以和玉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嗟夫當桓靈之季災祲迭徵干戈日出國勢已岌岌乎殆矣士大夫不務安

儀至計而猶屑屑焉從事無益奢靡不度風俗安得不壞國祚安得不隕耶

對越至尊常多震懾至有舉動失儀言詞失次者此由敬畏之心太甚而親愛之意畧少若親愛意勝則一堂之間藹然如家人父子自然舉動安閒言詞詳悉何震懾之有

近來着巳四字學人一生體貼不盡

自古人有關市之譏而暴者遂因之以攫商賈

有贅幣之通而貪者遂因以行貨賄古法之為不肖戶實者多矣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宋人亦曰六經為奸究之囊橐悲夫

人有好為詼諧戲謔之語者非輕薄無福之劣少必側媚取憐之小人士大夫一言一動即不能成模成楷亦何至渫泄滑稽効優人妓婦博人一笑為也

人家須是有百年未食之報不宜有一旦無荎

之福

寗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人以爲英雄之語我以爲市井之譚

謙令儀也而媚者爲之囁嚅蹴踖至手足若無所措豈尊而光之意乎儉美德也而吝者爲之慳鄙纖嗇至禮儀若都可廢豈簡而文之意乎是以君子適中之爲貴

寗爲臣朔饑勿爲侏儒飽

與其有過情之譽無寧蒙不白之疑何也過情之譽上帝所忌不白之疑明神所鑒也

蘇文忠公曰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每誦此言使人心凜魄動

拙者有時而壓於巧然造化常抑巧而扶拙僞者有時而駕於誠然鬼神常鑒誠而黜僞人或以其偶然而遂渝其常然何其無特操也

哉

入其家而父子兄弟和氣藹然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父子兄弟戾氣勃然者此敗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儉素中禮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奢靡無度者此敗徵也以此參觀百不失一

與其為風流之快士不若為篤實之鄉人與其為多才之險人不若為無才之庸士

我欲上人誰其肯下我者我旣下人誰復肯上

我者故亢能有悔謙尊而光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語經世涉世之理都該

括盡矣

說大人則藐之語似驕穉惟說到在我者皆古

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斯非漫焉傲

物者比矣少年人輒以凌轢先輩爲能事不

知其在我者亦有可自信者乎

人處死喪之際災患之時雖是適然之數要須有一段反躬引咎恐懼不寧之意乃得夫迅雷風烈於人何與而聖人猶爲之必變况人事乎乃有任情恣肆縱酒譚笑而自附於風流名士嗟夫世豈有喪心名士哉

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耶不得之不能爲聖世此宗子相語也夫麟鳳誠不並雞犬用然麟以振振發祥鳳以雝雝鳴泰假令鳳味而

鵲音麟定而豹噬則不祥物也疇其瑞之
良朋好友自是鉤鎔百行之根本夾持學問之
倚杖譬如春行花中風行雨露中自有日受
其益而不覺者聖人敘五倫而終之以朋友
亦猶五德之不能離信五行之不能離土耳
雖然使朋友而僅以資談笑供讌遊已乎則
吾未見絕交論之爲過激也
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憾以其有面責而無背

憎也而或者曰好盡言以招人過此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也然則朋友之道宜何居乎子謂大庭廣衆之中當以國武子爲懲暗室之內當以劉子翼爲法

晉書稱氾毓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人家自不可無此光景

謝太傅云我常自教兒每誦此語使人家庭之際一事不敢復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在林下人

尤不可無此風景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傳覽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者也夫吾輩日與物接淑慝否臧不得懵懵無辨然職非史官責非臺省而察察焉務為譏彈攻發即偶有之尚且不可況好之乎猶龍數語眞可為拯溺慈航拔幽法錫也

以富貴驕人者鄙以貧賤驕人者倍以文藝驕人者細以道德驕人者淺其失則一而已

薛文淸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暴雨予續之曰善惡不着一念不生晴空太虛

喜時百念易忽不可無詳愼心憂時百念易灰不可無惕厲心怒時百念易決不可無舒徐心

論語稱民到于今稱之民無得而稱之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只說民而不及縉紳
士夫以民無意見無黨與耳
吉人之辭寡然愈寡而愈見其有餘凶人之辭
多然愈多而愈見其不足
祝允明云得之者學容之者量發之者力予謂
量與力皆從學中得來
韓退之之子袞狀元及第然世不知有袞而退

之望重山丰王陽明之父華亦狀元及第然世但知有陽明先生而華名不甚著然則世之流芳垂譽果在科名也耶

敬出於愛則其敬也真而可久愛行以敬則其愛也和而不瀆然則敬與愛合則雙美離則兩乖

剩言卷之五終

剩言卷之六

荆灃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六

學問有餘則探之不盡經濟有餘則措之不盡福澤有餘則享之不盡此顏之推所以致誠於餘地呂居仁所以諷詠於徑路也

覩於畫見白描淡抹似有似無則賞之見施朱抹綠若綺若繡則厭之見草村茅廬疲驢瘦

鴟則賞之見樓臺金碧車馬文禽則厭之見孤松片石樵子漁人則賞之見名花奇草貴介王孫則厭之嗟乎豈獨繪事然哉人惟淡則挹之意銷文惟淡則讀之神遠甚矣有味於淡也

觀於山群木蘢蓯百卉蓊鬱見松栢焉千霄而傑峙則肅然以敬見梗楠杞梓焉碩大而堅凝則欣然以愛見荊蓁棘莢焉叢附而蔓衍

橫挺而側出則蹙然以惡或曰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覩同而好惡異何哉曰彼松栢也梗枏杞梓也或以勁挺樹節或以貴重待用皆梁棟材也致不敬而愛諸惟彼荊棘旣匪梁棟之須又鮮櫨構之適徒負其芒刺使人櫻之輙傷觸之輙害是不祥物也方當剪除芟乂無使滋蔓矣但惡之巳也或曰如子言獨物理巳耶

智無勇藝淸任惠和古人有偏至而無全詣故各成其品格而無歉治水明刑兵農禮樂古人有專門而無傍涉故各効其職業而不虛今也學務通方人必兼才至有一事不知深以爲耻者噫果能通一事也歟哉

雖說尹任夷淸惠和其實三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各處不得不然之時卽欲不如此亦不可得尹也夷也惠也易地則皆然耳

郭巨埋兒以食母吳起殺子以媚君不情莫甚
矣君子不以爲忠孝顏臅之呼王使前嚴光
之足加帝腹無禮莫大矣君子可以爲高節
乎

肆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泰伯七十二傳首伯
夷然則士之所以首出庶物者固自有在矣
亦何必兢兢浮榮於幻世爭甲乙於縣官也

子輿奉喪而痛絕灉澒爲之安流王祥養母而

臥氷寒鱗爲之躍出精誠之極可以動山川感異類故曰至誠動物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吾輩畢竟當以子路之言爲準若磨不磷涅不緇惟夫子能之而已談何容易

昔之論士品者曰道德曰功名曰富貴然今之所謂道德古功名之士所耻而不爲今之所謂功名古富貴之士所羞而不齒世道之愈

趨而愈下也悲夫

譚性學人最易流入佛老上去譚功業人最易流入管晏上去然果能爲佛老爲管晏亦自丈夫吾獨厭夫不老不佛不管不晏而猥自託於儒名以欺世者也

吾人最受病處惟襲之一字文字惟襲則陳腐而不靈事業惟襲則因仍而不振性命惟襲則沉埋而不悟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

義

人知作文之以改改而入妙也而不知作人之以改而入聖何哉昨之所是今日覺其非也則改之今之所是明日覺其非也則又改之刮磨滌洗不遺餘力直至改無可改而猶不已焉有不脫凡近而遊高明者無有哉此湯盤所以銘日新孔聖所以誠勿憚也

予嘗謂後生少年往往掇經史之語供諧誹之

資輕薄放肆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而薛河東云習舉業者徒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尤令人遍體俱汗

或問聖賢應事接物一一恰好莫是平日講究無遺否曰是何言哉聖賢只是義理精邃識見超朗所以縱橫無礙時措咸宜若一一由於講求則刻舟守株之見濟得甚事且天下

事物又安能一一而講求之

舜之不告而娶文之舍伯邑考而立發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誅管蔡只是源頭乾淨無纖毫私意於其間所以可信獨知可信天下萬世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這是大舜勃然不容已油然不自知的念頭我輩於最相關切人於寃讐恁憾人亦時時覺有這段光景但細細校

勘大舜却從天理中發見我輩覺從人情上出來此中一髮千里

宦興太濃則林下耐不得生趣太濃則牖下耐不得古哉淡也可以糠粃富貴疣贅生死

胡敬齋嘗云自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流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去嗟夫世風愈下行徑愈乖從事身心者究竟流入於功利從事事業者又究

竟流入於空虛悲夫

世味本自索然而人情自無屬饜世路本自坦然而人情自處險戲

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甚言仁義之重於生死耳使仁必在殺身義必在舍生斯與剖腹藏珠者何異龍逢比干稽侍中文丞相皆所遇之不幸耳夫不幸之遇豈人人所常值者哉

俟命二字可以之淡奔競之心不可以之退豪傑之志故孟子於聲色臭味安佚則命之於仁義禮智天道則性之

巢由非能忘富貴者也舜禹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吾謂忘富貴者惟舜禹耳沮溺非能避世者也孔子乘田可仕委吏可爲吾謂避世者惟孔子耳何也能出而不能入與能入而能出者其分劑固懸耳

子夏入見吾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心戰

然曰戰尚相持相角未肯即降今入纔見紛華便巳倒戈投矣戰且未能勝於何有

予嘗作富貴箴云貧可富賤可貴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爲富可貧貴可賤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守貧可富富可貧賤可貴貴可賤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識

過而能悔視怙終者遠矣然悔亦不同有從性

道起見者有從世情起見者從性道起見者猛省於宥密爲大易不遠之復從世情起見者塗飾於聞見爲小人厭然之情

中庸三重舖首言寡過終言有譽蓋未有不能寡過而能有譽者也中間曰知人也知天也夫學問至於知天知人而僅能寡過然則寡過胡易言哉

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

餘而主不聽人皆謂之狂夫韓王信隱處淮陰俛首出少年跨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豪傑行藏衆人固自不識吾獨羨兩人之杜機之深而弢光之固也應龍能見龍潛此其所以爲神哉

剩言卷之六終

剩言卷之七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七

人生世上若不向性命上討個着落縱勲業滿世文章滿眼總是空花泡沫其次則莫若於事功節義場穩立脚跟猛着志氣挺然做得幾件事出亦不虛度一生然非從性命上理會得來亦只是血氣用事

爲邦一問顏子豈一丘一壑中人夫子直舉四
代制作細細商量是何等規摹
功名富貴人皆合而言之不知做功名者未必
能保富貴保富貴者必不能做功名是二非
一道德功名人皆分而言之不知功名必本
於道德方不墮勢利道德必見於功名方不
落枯槁是一非二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今書生每云老

者自安還之以安而已云云如此亦復何須

聖人須知此老旋乾轉坤手定有一段至細

至密至切至實的作用不作俗儒扯淡語

舜武之愚自是大機大用覺從來幹濟人太踈

回也之愚自是大定大慧覺諸子啓發處太

淺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這不爲非只退藏

含蓄而已有十分識十分力十分養方能有

所不爲

或問任世道與任斯道不同任世道才識力三者俱少不得任斯道才識力三者俱着不得予曰此亦似之而非若說少不得豈但任世道卽任斯道亦奚不然若說着不得豈但任斯道卽任世道亦奚不然

士大夫不可無自任之心膽不可有自任之意見不可無自用之精力不可有自用之氣岸

觀庸衆者就其跡即可以得其心觀豪傑者察其心正不必泥其跡何也彼其心跡之間有權存焉安得以待庸衆者待之

所貴乎豪傑者爲其能通權達變也不通權不足以盡巳之志不達變不足以悉物之情不能盡巳之志不能悉物之情而能濟大事建大功者未之有也嗟夫譚何容易哉

雖說士先志官先事其實志即志其所事事即

事其所志無兩截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此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意也予謂父子主敬君臣主恩更覺家國君父之間有一段藹然意思

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則就之爲君者不可無此虛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爲臣者不可無此小心

心事可不信於妻子而不可不信于君父可不

信於君父而不可不信於鬼神

不測之恩不測之威所以駕馭豪傑一定之賞

一定之罰所以齊一中人

上古之世有躬行而無議論中古之世有議論

而即有躬行衰亂之世有議論而無躬行然

則天下治亂之候亦於此可卜巳

儒術與文學故自不同漢世尚儒術故風俗之

淳厚居多今世尚文學故人心之浮靡日甚

用人與用於人者皆宜細辨云

桊任法律漢雜覇道雖非致治之執在今日人心玩愒綱紀廢弛吏士舞文以作奸武夫偷安而釀亂則所謂法律覇道亦烏可少哉烏可少哉

世之治也有寅共而無黨與其亂也有黨與而無寅共

公議泯而始有清議吾不願國家有清議之名

也淸議泯而愈無公議吾猶幸國家有淸議之名也

今日昌言讜論充滿公車豈不人能比而家陸賈第去其已甚之詞化其有我之見皆足以徵信千古流光史冊

善視者以天下之目爲視則其視也周善聽者以天下之耳爲聽則其聽也遠雖然必盡天下之目以視不窮於視乎必盡天下之耳以

聽不窮於聽乎曰非然也不我爲視則視以天下矣不我爲聽則聽以天下矣視以天下是曰天明聽以天下是曰天聰天聰天明是曰至人

時至戰國利之一字淪入肌髓吾道之所以駁雜王政之所以凌夷皆原於此孟子七篇劈首便破他利字此射馬擒王手段也豈但爲梁惠問荅而已哉

王霸之辨不須較量行事要自心術上勘得分明其心誠是卽桓文之舉動可與湯武爭光其心誠非卽湯武之事功亦與桓文共轍未可向衣冠鑿欵處看孫叔敖也

漢武帝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險阻貢父注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也師古注曰險阻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漢武雄才大略窮兵黷武貢父之注是也然險阻既平

我能往敵亦能來豈自固之道乎易稱王公設險則師古之說實人君馭夷良策

古來奸雄舉事未有不借個好題目以傾動天下者曹操劉備以興復漢室爲題目陳勝吳廣以立六國後爲題目項氏以立義帝爲題目七國以誅晁錯爲題目然則朝廷舉動一有不當將使窺伺之奸叚間而起李斯說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其瑕釁而遂忍之愼之

哉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譚數語預決天下大勢後來規模事業直是舉而措之吾輩當天下大事若非先有成筭於胸中皆是嘗試而漫爲耳癬得甚事

天下雖極難處事其中要自有個機竅在旣得其機竅尤必觀變而徐圖之使線索在我而

機鋒不露乃爲萬全不然機發不得而急急焉徒一擊以博名高決癰摶虎其禍未有不烈者也愼之哉

兵之神機無過用間田單之去樂毅隋何之說英布陳平之疑范增其功皆在推鋒蹈排之上

才氣識力自是用世者之所必須但時方未至正以斂藏囊括爲奇時即可爲亦以舒徐委

曲爲妙昔韓魏公當國會幕府偶乏人或薦
吳瑗夙堅挺有氣節公曰瑗誠才但包蓄不
深發之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瑗
果敗又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公誠以韜
晦勿露門生曰師夙以直亮見重海內今以
此誨某何也公曰衍歷仕久歷任多上爲帝
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竟行其志子
爲縣令令之上有長吏長吏之賢不賢且未

可知也而子安能遽行其志哉嗟夫二公誠老於涉世亦老於經世之言足爲才士針砭矣

李行言以性執爲唐宣宗所重至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尋擢爲海州刺史然則性執自幹局人本色耳今人卻以此相短何也

羣居而和則吾黨共行其志而小人亦戢其奸私起而爭則小人即乘其瑕而吾黨無惟其

禍此伐木之求友所以相昜於和平沔水之
憂時所以致戒於我友也
陽一而陰二陽少而陰多君子與小人爭必不
得之數也所以平居當扶陽而抑陰
或問堯之君臨也不必去四凶孔之攝相也不
姑宥一少正卯何也曰時使然也極治之世
如高堂廣廈雖有風雨亦不虞其漂搖極亂
之時如敗屋頹垣少有陰霾急當防其摧折

設使堯居孔之世即四凶不必勤兩觀之誅
孔處堯之時即聞人何必碍師濟之班哉

李空同有云治世苗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
瑞在朝廷而苗在天下予謂物無苗無瑞無
世無苗無瑞但治世念念在天下見苗而不
見瑞叔世念念在一身見瑞而不見苗

觀於蝎其螯物也以尾物過其背則回尾而螯
之蝘蜓習其情也疾過其背蝎舉尾螯焉不

値而自傷蝘蜓復過之蝎復如之若是者三而蝎用自鬄蝘蜓乃姑徐而吞之智哉蝘蜓也以蝎之術還使自螫身不勞而收其功今之爲蝎者多矣亦有智焉如蝘蜓者乎

唐文皇鏟削群雄威行夷夏高麗小夷耳玉輦親征竭九州之力以壓彈丸而卒乃無功致悔何也國小而堅人思致死而我軍萬里馳驅輜重難繼不克而還固其宜也

蘇秦之揣摩揣摩七國之情形也今人之揣摩揣摩今日之時局也噫東有奴西有黠其情形非誠難於連衡之秦合從之六王也何不以揣摩時局之精神而用之

今日內外交病只一心二字爲對症之良藥閣部臺省其心一朝廷何有不可做之事將帥士卒其心一邊疆何有不可撿之賊

利害心太明則無以成大功是非心太明則無

以集衆思

晴明之必有風雨炎夏之必有寒冬日中之必有夕久此可曰天道非人事也全盛之必有衰頹積强之必有積弱極治之必有極亂此自是人事非天道也詩稱桑土易戒衣袽言人而不言天

人主意見偶偏急與之爭必不入緩或否明與之爭必不入密或解遜與之爭必不入順或

繹如王蠋之諜質長安君裴度之正幸東都李逢吉之救崔發皆以從容當危劇以冷語當危詞以承顏當痛哭敢之折檻補牘者心更苦而機更危矣

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輙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賢之薦之於王使治國賦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詣汴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

漢來侵進曰汝敢論我信有膽力今貸汝罪汝能槍殺敵兵當即薦汝其人踴躍赴敵大戰克捷進即薦請官之英雄舉事往往若此視齷齪小人睚眦必報者何啻龍伯之於鷦鷯哉

天下事局面不同機緘亦異有不妨昌言正論明目張膽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婉則棲剔廓清之力不猛有不妨含容委曲陽施陰設

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直則斡旋挽回之機不神故兵有正有奇事有經有權腐儒烏足以知之

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歎今京師奇衺百出淫巧日兢歌喉沸天羅綺匝地車攻馬同之風恍然如隔世事寧不貽奸雄之竊笑長亂賊之睥睨哉可爲痛哭長太息者此也

七卷終

剩言卷之八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八

范文正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予嘗佩服此語以爲在先憂後樂二語之上

處江湖之遠而不憂其君者亦有居廟廊之上而憂其民者也居廟堂之上而不憂其民者

未有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者也

論宰相者有救時太平之分愚謂天下決裂大壞之禍皆從太平時醞釀得來未有不能做救時宰相而能做太平宰相者然天下當大壞決裂時不患無慷慨激烈之才而患無安詳鎮定之養又未有不能做太平宰相而能做救時宰相者

周墀既入相謂韋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

無權揮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何權之有愚謂己之愛憎喜怒誠不可以少徇然發言盈庭甲可乙否執持裁决惟政府是賴權何可一日少哉抑澳蓋有懲於時宰之失而姑矯枉焉云爾

宋初宰相嚴重朝士大夫多以緘默希容時王禹偁在楊州常以詩送人之京師有云若見

鰲頭爲借問須言根也減剛勝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爲知制誥先以啓謝執政有云効慎密於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於謝客但咏蒼苔嗟夫士大夫語默進退惟義是尚何至俛仰希世然誰秉國成至使人以言語爲戒集思廣益之謂何也

爲宰相者不可無不見不聞之幹旋尤不可無共見共聞之肝膽爲百官者不可無共見共

聞之職業尤不可無不見不聞之精誠

將順二字是大人格心之徽權而非所論於桌諫抗直二字是拂士攻心之苦劑而非所論於冉鉉

曹參爲相國清靜極言合道民以寧謳千載稱之寻獨多其以權鋒陷陣之材果勢壯往之氣一旦而摧剛爲柔刓方爲圓若一無所能人者倘所爲龍德非耶視彭韓之自取誅免

鄰侯之百計僥免相懸遠矣

或謂孔明爲相自校簿書親決罰鍰此但可施之州郡耳相體固如是乎愚謂相天下處創業之時與處守成之時異處軍旅之地與處冉鉉之地異孔明當日直是時地不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彼所自許耳安得以相體拘之

或問天下有道其鬼不靈何也曰鬼陰氣也天

下有道則正人君子之氣伸而昏椓宵小之氣奪所謂陽德方亨也昔閩主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鑄寶皇大帝老君像而事之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想爾時宮府內外渾是一團陰霾之氣其不旋踵而亡有以也故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人

世界幾千萬年豪傑幾千百輩其間治而亂亂

而復治成而毀毀而復成成亦只有如許局面如許機竅試取其已試之跡細細理會一一參攷未有不可倣而行之今者譬如醫人治病雖症候百出其大略已具素問難經諸編苟能斟酌而用其方有不取效如寄者哉

天下事須有三不避而後可爲何爲三不避曰不避勞不避怨不避嫌然不避勞不避怨可能也不避嫌難言之哉

士大夫諱操切之名而以寬和矯之遂至綱紀廢弛風俗玩愒懲狥情之失而以執持振之遂至膠固不通乖戾滋甚不知狥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異操切之與振作事若近而用殊非析理之精未有不至於悖謬者也

人之深隱者似沉潛淺弱者似坦易輕躁者似敢任推諉者似遜讓自用者似有執觀望者似虛心抑縉紳者似擊强容奸宄者似慈衆

眞僞之分利害懸絕故知人所以安民

孔文舉在北海時敎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庚之間以傷烈士之行嗟夫俗吏畏客如虎遠士若獻設有告困如子然其人者方將疾首蹙額陽驕避之誰復推食以哀王孫解袍而憐范叔哉

若不容此輩何以爲京師我不敢以此言爲然京師天下根本而容奸宄潛處其間耶

諮問僚佐須虛心下意使得悉其所言昔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輙翻異王怪問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夫僚友咨謀乃露長形短至使人臨時不知所言尚安所得集思廣益哉

道德可勦說以驚愚富貴可詭遇以倖取惟功名實實落落非有十分經濟十分識力十分膽氣終必敗壞而無成嗟夫富貴不足言矣

道德世鮮其人求眞才於今日其惟功名之士乎

久任之法人人言之然不議超遷之法而徒責之以久任恐中外未必蒙經久之益而人才且先受淹滯之苦豈法之平哉羅文莊公曾建白此事以爲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可謂不易之論

唐之選法以身言書判夫選人不於德行才能

而於身言書判不已末耶書判猶可若以身
言則晏嬰以短小見擯周昌以期期不錄矣
本朝出身以經義論策表判官評以才力操
守心術年貌可謂不易之法第在衆實無虛
文從事耳
淡於富貴幽人皆能之淡於功名庸人皆能之
何也幽人自無富貴之階庸人自無功名之
路如是而曰淡烏乎淡夫淡者無畔援欣羨

之謂也中庸之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伐檀之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卽不淡也淡在其中矣

先儒謂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或曰綱紀則誠要矣文章不爲粉藻之末乎曰凡事自有個頭腦所謂綱也其間施爲次第自有個節目所謂紀也旣得其頭腦而次第做去久之自然成個片段與支吾湊泊者不同所謂文章

也孔云斐然成章孟云不成章不達可以理會矣

作官者只調停世情補湊時局縱使致身公卿將無負慚衾影

温嶠辭驃騎將軍之命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善哉斯言也今日文武諸臣所宜三復

西京郊社之禮雖劉歆定之而主之者王莽也

東京宗廟之制雖蔡邕成之而主之者董卓也嗟哉二豎既欲竊弄神器又欲橫據修名然千載而下數其罪逆莫不裂眦怒齕覺分釁有餘辜照臍有餘憾雖復明胥比夔龍制作侔公旦奚取哉

孔子墮三都至不可墮處亦止朱晦翁上封事門人諫亦止此中俱見經濟老手與畏卻者自不同

唐宣宗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此自是唐宗弘濟經綸手令即不得瑣及州縣至於各省直重地及三輔九邊要害之區亦當倣處分語編集一書恭進御覽否

天下事有一定之謨雖千百世不易惟兵家情形叵測旬面屢更昨日之所見施之今日或膠今日之所行用之明日或滯故法曰奇正

相生如環無端相生則莫可泥無端則莫可測雖然謂無定局則可謂無成算則不可

圍師必鈌非欲以走敵也其必有設伏乎窮寇不追非畏其致死也其別有深意乎令貿貿然曰必鈌曰勿追便是大不解事人

渙小群以成大群此士大夫立朝第一義

王悅之爲吏部隣省有遺之餅一厩者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必來不欲當人之惠郭

文舉嘗窮困餘杭間縣令顧颺贈之袴褶一具使者强置室中衣至爛竟不服二公可謂嚴冷矣有袁毅者在政貪濁餽遺朝貴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命懸之梁及毅敗案驗衆官吏於梁上得絲塵埃封識如故華子魚從會稽還賓客多贈遺子魚都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今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

罪各還其主二公可謂渾厚矣然嚴冷者直是斬截渾厚者終費周旋吾輩趨操宜決寧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晨門荷蕢之流皆以夫子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不知自晨門荷蕢視之則當日誠不可爲自夫子視之則當日固無不可爲者若果不可爲又明知之而必欲强爲之豈聖人之審時度勢反出晨門荷蕢下耶觀其言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其意可知也矣
當春秋時功利之習業已入人膏髓而野田古
道猶有荷蕢丈人沮溺楚狂之輩不受名繮
不縛世網超然高舉於烟雲泉石之外記者
敘述井井如圖如繪亦若爲之津津羨慕不
已此豈徒寄慨於共濟之艱蓋亦於熱鬧場
中現一淸淨景界其旨固微而婉矣

剩言卷之八 終